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蒭父較閱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血脉未貫懇　勑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撻伐奉　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爲用事權自當聯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　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綏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閫迄無勝筭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至今寖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撻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官之規未嘗悖而事寧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爲

益章詢謀僉同　明綸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
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
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硌調劑于
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遡望二東之綢
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筭籍以三部之聯筦必
能合汝爲汝翼而奏膚功諸大夫皆以爲賢在　聖
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
以相屬至于一　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
議妥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敕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爲籌邊正急百弛莫振百匱
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
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才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
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敕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
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
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
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
在晉遵　旨任事職踴躍久之假使在晉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
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
請旨勅總理侍郎即日允發毋再議覆駁延仍將安
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文江淮各衛門對會
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父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
薊遼總督文球咨夫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
砍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
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
榮革職聽勘○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
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
賜 尚方劒麟玉銀幣晏都城外○涂宗濬協理戎
政嗣後抵京見 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
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號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
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
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 朝矣涂宗濬計期當在途
矣是四臣者久歷徼塞茂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
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使伏望特

簡二人俾署部事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必備半臂之用可仰答　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歷行邊先　朝固有事例奉
旨允行

時議以熊爲經畧以張爲總督晉爲戶兵工總理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也欲出之王亦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杪化所拏臺軍皆言李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永芳亦中彈朝鮮巳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巳多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爲奸細被擒市僇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也

工科魏大中疏參李成梁內云　宗功者成梁之暱愛婿身爲遊擊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
可原也
經略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
朝凶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爲修遼城復瀋奉召寛奠
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
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
邢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
集之功今職巳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縶臣切
竊之望 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幇手殺賊以終奉
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使歲運海糧百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應乾爲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掖月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若甚矣此與康應乾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廣寧管新餉寬奠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嘉棟在彼屯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鎮已空亟撤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師而經過金州一路擒賊搴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齒矣太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　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與外避賊誅内避　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堅逃與降之心況武將皆逃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穽而累足不往則訓勵之謂何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覆殘彊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嘉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任監軍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百總俱一一掄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盔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堅利肥壯使人望而生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糧草料照援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大弓曷不早言兩相詰競適給諫霍維華在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曲處銀付之彼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途則營兵大譟抵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馱載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到關不堪用發回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奔往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途未發錢糧重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濟將所乘小轎舁經畧出衆軍以爲彭也而不知其爲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之爲經畧也不帶一兵一馬不帶錢糧一分

彼時閹鳶秦補監軍請帑領兵部用存帑金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以為往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況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狀于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批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二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標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沖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叉站者皆虜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六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況天亡奴奴自昔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 ○ 那

愼言改河南參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嘉棟降山東僉事管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使管登萊高出山西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僉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

通州巡撫王國楨報援遼寧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齊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止又昌平二千名逼討安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高登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强索夫馬應付軍役俱被
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窗槅門扇無存○巡
按李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枉道搶
掠碎門需索鬨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
流連為三日之飲目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
遼左盼兵盼將不啻雲霓而中途逃亡實自陳愚直
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煽之流傳更遠乞 勑
下督撫將陳愚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
處其逃兵為首者嚴緝處斬傳首發臨洺地方懸掛
餘分別細責貫耳以正紀律逃向兵數照額補解

兵科蔡思充題臺臣傅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掣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爽其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令札天津毛兵習野馳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臣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

有餘經臣空拳而出其睠睠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部錢糧不敷伏乞　皇上自爲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頓太僕寺不許三部掯分聽經臣計費派用容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　准放歸矣經臣必欲挑選一半赴援余謂　明旨已下衆兵歸心甚急誰肯東行强人心而爲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具疏經畧果行西兵聞風皆潰矣欲問奔逃之罪則奉　旨在先無可行之法經臣以爲縱也而與樞部參商自此始矣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陞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畧軍前贊畫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 國家承平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 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密商方畧侵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敢仍前惰窳以貽 主上宵旰之憂目前聊記兵數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七未必皆精壯然其間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精堅然其間豈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處危疆力

抗強虜朝夕有應應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危至急之時誰敢為彼已之異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為珍域之分岐。臣部即未奉　嚴旨而心緒憧憧無一刻不馳關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過行移文案勒限嚴催遲來徵兵之檄急於風雨咎不在部署之遲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有遠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發于途而目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若其索勒地方則若其騷擾視遼如陌阡然視赴遼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抵廣寧
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躲閃，其在遐方者，可知。此
後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
郷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註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
逾　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綑打，重則論斬。其
有依期早到，在途安靜者，從優陞賞。此申飭領兵將
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　帑銀給
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
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
手者，咨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挪用可動錢糧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藉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任俸戴罪催儹轉咨吏部停陞此申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葢天下事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足衆人成之則有餘府庫之財孰非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常之法通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共濟臣願在内諸臣常如身在廣寧。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身當三部。莫嫌臣部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可登于俎叛臣可繫于廷矣臣又通查目前調募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總不可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倘如徃歲兵馬一發無餘事急而始招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非兩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跡可爲後事之戒至于經費大詘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自何來殆不可問答臣等一一算明另行題　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佣至檄天下兵誅鋤叛逆轅蹄併集於塗丁夫接踵於路閭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衆兵環泣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本名遼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聞有流離

迄若兵去而缺懸則募新兵以補缺且計遺餉薄而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百名食舊糧而已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一兵而有二餉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遼瀋既潰擄兵之去而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爲失律之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爲背逆之兵家屬當逮繫公儻豈宜養叛即戰死亦不過厚恤以復其家請問以名糧歲歲給死兵者且援遼之兵未必人人

有家小無家者俱係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
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爲烏有乎臣又
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
四五兩盔甲器械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
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
者身奔走于危邊絕徼背離鄉井所以安其父母妻
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
不過給衣帽銀壹兩已耳乃募兵本土有槩給五兩
者又有應調之兵要挾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開
銷也且邊兵既留舊餉以養家家已飽矣曷爲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殺賊而爲賊所乘何以兵爲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焉。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遼馬羣一空償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遼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焉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目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令不可問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巵焉。又募兵有盔甲器械軍需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過三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器甲必官爲造給則如林介胄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爲製。而使之不參差者。盔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以責其買辦。里巷窶夫市井窮棍。白鏹到手立見氷消。安所得盔甲以遮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得不逃。給銀之日。即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矣。然則盔甲器械給銀終爲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爲得當也。今天下兵雲屯鱗集上等中等下等造給名糧法應畫一以示同仁乃人自爲募募自爲等上等者爲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鬭。人有私兵而[illegible]國無私法。此處加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衆心悅。增而減則衆志隳。且厚犒加于客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犒加于近處之兵。何以慰彼遠人之望。豈王道貴于無偏。作事必須謀始。彼所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卡登兩之數。江淮河南等處兵。遠不越一二千里而安家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彼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餼之。安得與邊腹之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混擾。抱頭鼠竄。鮮衣怒馬邊裝飾。勝于遼[illegible][illegible]奇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致是澤壅終不知耗袴而逋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得人之死力宜乎關內之七千所以決策西歸而挽之不能留也失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損安家之少半定可過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加餉而加賚定賞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耳遼事未知何時結局外以承外敝以襲敝不得不明言救遼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功令至于各邊舊餉果否盡給聽家四十七年例發馬價有無見買馬匹凡和貯銀兩須查歸着不得含糊回覆再月八發金遼瀋陷後邊兵見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役或念其經年勞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優䘏其遺缺即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者自三月以後冒領着家屬一一嚴追通行遼東經督撫院及各路撫鎮衙門遂一偵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至計着該部照欵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揆梁仲善楊宗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金曹登衢朱萬良叅將七
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豸
遊擊八員周敦吉方承勛李尚義袁大有彭振雲李
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鄧起龍袁見龍
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
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廷蘭吳
應昌劉訓王盡朱恩鄒昌錢奇徐一夔龐世恩曹栢
吳承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
張鄧劉登謨唐壯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逢白蛟
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王邦寵羅仲文黃立志歐

應修高習年高遷尤大乾周華周維坤牛繼先金承化袁蘐劉時霖彭忠劉廷賔周上文陳上策鄧時有何成何奬周朝陛彭廷諫張威寧丁福顔宗正林梁徐忠蔡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宗可勝楊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堯馬凌煙楙世芳余一鵬黎紹堯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應選張覬陳葵王建勛周正剛陳國可黃運國羅恩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鑾黑老虎周密曹典兆程安邦浙營千把總十員朱騎胡

天祝黃惟峴吳龍翰文遠施廷用龔汝勝楊得勝嚴
用蔡勝土舍五名李柯彭宗卿彭應勝冉見龍彭相
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曾之內都司許
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侯
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
先麻承宣周世祿秦將九員羅一貴黃鉄別鎭王輿
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雍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
李滿倉尚志弘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
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
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閆印

尤岱談堯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栢遼瀋喪敗之後
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
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參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愆未
贖後功無聞似爲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
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似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
先參將黃璽趙時雍遊擊馮大榮周守廉高可及左
輔熊鍊閻印備禦楊如栢等各有城守之寄即依律
重懲亦不爲過各查各官原奉鎭守調赴東援一聞
遼陽失陷即奔潰過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
遼瀋之行兵衆崩奔其各爲逃逃則皆當死顧有未

戰而逃者有既戰而逃者有戰敗不支而逃者其情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衆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名義所在不容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死也從容就義爲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焉段展陳輔堯之死禍起倉卒而能不逃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 命守土之臣也今其土安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聖予傳國牛維曜高出張文達陰象坤李君簡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嘉棟雖有地方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途聞變而返則已胥為夷矣間關而南執叛臣斬夷使人心幾為嚮應竟徒死猶無益耳肙日乾先傳國死後乃知為人藏之得免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續走回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于張神武關難疾趨直前博戰與家衆五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張銓兆烈並測[illegible]斌益揮戰援進重併條異以俱死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兵郭有光等參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敦吉方承勛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之義庶酬畀華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爲尤烈楊宗業之父子駢死不移爲更慘所當破格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爲叢矢所中死不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爲亂軍所殺者想天假手以誅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之麻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葢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
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弼遼陽之戰率廣寧兵直犯
重圍奴衆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爲大勝者
即此戰也本欲雪渾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衆
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
胤丁馬乂完前罪已贖因部恭正罪于二月內解兵
謝事候洛赴京則孔胤已爲閑人城破不死夤夜出
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質問似未可
深罪之也李秉誠原令守城隨衆潰奔罪無可原但
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西奔諸將杳焉無踪而秉誠猶于二十三日蚤赴城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衆逃者殊科至諸稗或有傷或無傷既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戰得脫殺傷過當旣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柯汝棟耶萬言張昌胤陳九圍單進忠楊于渭閔正官李大成魏相劉與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爲之盡力統候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　帑金七十萬兩以佐軍需賜蟒衣銀幣仍晏兵部各部院官陪餞

王在晉題我[illegible]　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祗緣逆酋

爲難致開鐵遼瀋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積累荼毒衣冠化爲辮髮名城邃爾丘墟殫天下之財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上須轉散于行閭决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賦稅旣溢額以加編暵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壯僉名以應募丁夫僇力以從戎比屋靡寧窮鄉滋擾而閭閻空。强者畢命于戈矛弱者驚竄于風鶴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閨有勞人之夢黃沙有夜哭之鬼婦子棄其業砧寂寞而家室空。

遼路北而遼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二十餘員迨遼瀋淪陷不知凡幾而將材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鬼錄者五萬六千五十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而生命竭矣寬奠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孳畜竭矣飛輓飄零于渤澥轉輸汗漫于滄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芻糧竭矣僱募則索艅艎于海澨打造則僝材木于涯臯颶汛時侵水濱莫問而舟航竭矣火藥利器極萬輸邊大銃神鎗累千藉寇我失其御彼得其資而器械竭矣蕪湖之銅商不至武庫之建鐵已窮鑛冶

空懸採辦莫繼而五金竭矣敖骨之誅求未已剜肉
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幾盡而民間之膏血竭
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憊頓乎今之策邊
者靡不以兵力单弱為憂乃兵不弱于寡弱于兵多
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强寡不可以敵衆此兵不足之
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于枵腹此有餘而不
能養之患也兵聚而鬻凌起勢必至于跋扈此有餘
而不能制之患也兵聚而影射生勢必至于冗耗此
有餘而不能稽覈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于
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有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寧一片地所容納幾何軍民雜處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且三岔逼水濵地沙黃蘧廬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凉于砂積寒蛩聲徹于荒臯艸野孤棲褰裳单薄入冬而嚴凝益追氷雪摧殘手足瘒瘃兵之苦于無衣易知也路狹人稠商稀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束草價增幾倍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糊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能令其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忠何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亡。故今日廣寧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衆亦奚爲。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衆而餉之難繼矣。南衛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蓋陷。而失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奴衆既集。糧其所大覬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寧。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擣津門。窺其所失利。攻其所失忌。是爲引寇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之食何以立敝。山海雖有糧。何能久守。而京師亦危。此時發兵給[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遲。是以[illegible][illegible]救東薪。冀其[illegible]數萬

軍之果腹。此必不得之數也。且昨年以十五萬之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三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于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套旣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寧較遠。改卸于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枊河口。枊河去天津千餘里。去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米三合便以爲非常之恩。枯腸借秣米而存活。於是有三岔不可守之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隔畫東西。可以限狂奔之騎。進所無此河。則遼瀋之後。禍必及於廣寧。廣寧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輒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苑全然則三岔雖兆天塹而亦爲河西一路之湯池矣獨念柳河東岸師爲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　中國制夷之具反爲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波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餒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檝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必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救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十萬之兵馬海運塹食於空虛而陸運取給於實地海運天誤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亦

不可恃陸運不易行而其寃必不得不行無奈牛騾之難集也車輛之難致也丁夫之難覓也今河西兵卒其中不堪戰者必多或令之飼牛秣馬挽車運米築垣負土轉無用之兵爲有用則化不足之餉爲有餘至於頭畜經寒輒多倒死馬牛力竭須用節宣牧養有人則牲口不斃安排有法則運用不窮三岔窩遠先設更番守兵次設遊兵次設援兵次設伏兵念念必及于河而河庶幾可守矣轉餉開關先用船運次用車運次用人運次用馬騾馱運時時計及於餉而餉無缺其可給矣

熊廷弼奏延綏人馬臣親自點驗毎唱一名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履任方新應重加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

部覆稍寛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

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審邏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寛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截金州旅順爲登

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卑職至朝鮮彌串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士廉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欵且云佟養真選兵一百餘名抄殺黃嘴奴山歸正人民去訖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旣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揜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扳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邀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鎬召一學張魁毛承祿沈景和許悌學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
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
良策約爲內應分布已定雞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
祉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
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
殺出內外夾攻賊衆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眞率
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眞被
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
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
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者絡繹不絶

王在晉抹援鎮江疏云邇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密委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賊四衛震動人心嚮應報聞之日縉紳慶於　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眞爲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接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遥也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爲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撫臣爲金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被兵者臣將金人侵宋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聞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爲東省防禦而四衛迄無兵自若也運道迄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聚羣徒以謀叛強酋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至委棄以資寇盜。夫海之險。不至盡失以損藩籬。遼陽雖陷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一敗塗地辱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今日矣臣于彼時知通國之論不爲齊而爲遼遂

亟亟以圖自爲請戰將沈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多收降卒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責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險如夷善泅慣鬭者於是擒僞官收僞示奪僞牌破賊船擄賊馬獲賊械捄回浮海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踞海州以興造作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寧而覷山海懼登兵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撤登萊撫臣號且撤兵三千五百名隨王紹勲往矣部議又撤一千三百名隨梁之垣往矣大將且踰海從征以登萊爲孤注矣登萊之水兵幾盡發而內地無能爲守矣盍昔年添

兵尨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舟師幾何行人問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即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未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寫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寧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晨風以飛渡登津水兵既寡隔大海又遥不能控長鞭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文龍不患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衆四衛效順之民豈能堪此狡酋屠戮耶文龍發之是易而涉海應之難此豈所以且喜且

懼而無遑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鎮破殘民間必無無餘蓄糾聚萬人何以食之。即有銀而米無從致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即有銀而米無從糴也。餉臣督餉既西顧以急廣寧。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既治兵以圖進取。又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即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爲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發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為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為十萬五萬者亦決官之六犄耳何堪大嚼令所為應急之着殆有十焉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攻城及攖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即不能蹈海乎擇其有膽力諸葦邊偕行以助水兵之勢所當急諸六登兵過海沿海必虛乘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來則易恐撟我之陸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可防陸天津陸兵漸集憂在山東凡山東通消之兵悉聽登萊撫按檄會撫相機調遣扼截險要所當

急者直登津與廣寧兼辦急需部亟宜一手方並顧天津近畿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檄布政司即宜挪發報部開銷所當急者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令事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乘載臣即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經臣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豈獨守乎閱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帶便當嚮應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急者五。深究道

家丁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登萊則熟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急者六廣寧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舉大事務宜後應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設兵以登萊爲急他屬可緩應令三撫會議登萊青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除留新餉外歲餉尚缺若干戶部速爲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當急者八近聞西虜移兵助戰皆駐境上虜兵一動

我兵速宜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撓其後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藩犬戶四衛豪傑東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從賊且遼陽將領目兵降賊者衆赦罪招來乘機鼓動結縱團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葢兵者機也。機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禦。談兵於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爲穩着。談兵於鎮江既復之後。兵貴神速。速以應破竹之先聲。是爲急着。急不擇音臣是以謬攄管見仰佐

廟謨至于　宣諭朝鮮已奉　成命時刻難逭逭財
存任其責者仰祈　聖明裁鑒　勑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捷保守方可圖功策應聲援前已
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你部裏主
持奏内急着十欵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
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筭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爲
上討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　宣諭招
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
請餉五十萬。請兵五千。請家丁三百。請加一品服色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勲紹勲降夷臣部已曾具奏　御前。此何等事又何不慎重前在閣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聚如聚訟然。厲聲抗色殊非朝端之體臣知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晉再題安家馬價疏　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援遼之兵是也自清撫失開鐵陷而人情望遼惴惴焉迨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遼爲絶地矣人誰不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此往歲救朝鮮征播州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昨易而今難以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苦折衆議之衷不如是則人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不以利爲香餌也。各路調募之兵今或抵廣寧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當酌減者均是馬也調馬價銀十二兩募馬價銀十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十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賤奚別如必以調良之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儘可易一馬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此後招兵凡招五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給衣帽銀三兩所收營食餉不得槩用安家俟有調遣假照例給發並將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爲緊實實廣寧原非無兵但汰其冐濫節其
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閲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强
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
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
當刻期進發若躭延時月以待兵强餉足當兹征調
四出經費告詘之時兵馬何時而强糧餉何時而足
臣切有憂焉臣等多方計兵又多方計餉凡動支
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
毫時出而爲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
覆奉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據例剖明聽朕裁處遼左用兵三載內外帑藏所費不貲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二部事均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倉卒致誤軍需

王在晉題近緣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聖諭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內稱毛文龍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興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你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王化貞調慶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作速移催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員着即與查明優叙該部還傳與經撫各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仗錢糧作速催運接濟共襄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覆撫臣王化貞本[illegible]奏奉 聖旨鎮江奇捷遼左恢復有機

俱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寧嚴勑
兵馬牽制賊酋事在燃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
與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
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刻期領勑宣諭朝鮮分兵犄角
措發錢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
欽此即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　明命
矣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
金州城樓垛口俱已拆平其衙門房屋民居鄉屯俱
燬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
泊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墻其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閱王化貞揭稱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薪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歃血定盟河西之情形肯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瘁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愁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適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遂陽遂空城門晝閉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日矣 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策應如此其急三方並進若不趕再計者臣昨得登撫咨知登州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寧不發兵兵賊得專意于東月來三岔河並無警報賊之東向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盛怒鎮江其能有幸乎。南衛之人心不忘　中國思反邪以歸正吾安忍爲膈膜之視奴惡其歸我而燒燬房屋屠僇生靈腥血徧于鄉屯毒焰熾于城市遼民搶地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爲刀山劒林。黃白遺黎。到處痛號鬼嘯。萇弘之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嘗救此一方民今　聖主之仁遠邁于宋祖而奴酋之惡百倍于南漢即吾兵力未聽決難堅壁坐視剝極此進兵則盡人皆兵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並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堅甲利兵矣夫用兵者時移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芻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冀少寬怠緩之咎過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暫歇兵若無衣無食必多凍餒馬若無積無料。必多倒斃器甲經年踰歲必多朽

鋭跑曉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匱將來何以
應之臣滋懼焉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既無天險以扼
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
臣甚懼焉南衛未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慮
鎮江團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
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狽
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宰賽結納西虜之心叛臣
通賂素囊潛逞勾引之計延綏虜報日急伺我之單
薄內地隱憂叵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
夫闡外事柄經撫操之帷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中堅旁撓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　嚴勅經撫諸臣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撻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爲策應之計毋徒委成功于一擲置　屢旨空言而弟令水師之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徼之倖也

遼事實錄卷之五終